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框架研究

沈欣忆1、杨利润2、陈 <u>∏∏</u> 1*

(1.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北京 100875; 2.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教学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 远程教育高速发展这十多年,取得了可喜而惊人的成绩,但是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质量信誉问题。现 有的教育政策在面对远程教育实践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时常常束手无策、远程教育政策中对远程高等教育体制、机 制和设置方面内容的不明确,给远程教育管理带来了困难。本研究试图打破现有的质量保证工作零星且不完善的局面, 构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框架。研究通过对质量保证政策和质量保证体系的文 献的搜集和分析,以及对国外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得出了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框架,共四 层,从上位到下位分别是质量定位、学分体系、标准和指标、质量保证组织实施模式。以期能够指导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 实践,并给该领域的其他专家以启示和参考。

[关键词] 远程教育; 质量保证; 质量观; 政策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沈欣忆(1987—),女,浙江杭州人。博士,主要从事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研究。E-mail: sxy0710@foxmail.com。

DOI:10.13811/j.cnki.eer.2014.06.013

一、引言

各国在远程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可喜而惊 人的成绩。比如中国,从 1999 年实施"现代远程教育 试点工程"以来,中国远程教育迅速发展,它加快了中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促进了教育公平和均衡发 展;有力地推动了试点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促进了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教学创新;在诸如高等学校的管 理体制变革、继续教育管理模式变革、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完善等多个方面有重大的创新;推动了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比如印度,1985 年建立了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接着建立了各 个邦立开放大学,增加高等教育机会,实现教育民主 化,推进了终身教育,并且建立了推广教育中心、国家 残障人中心和国家远程教育创新中心,关注特殊学习 群体,不断充实远程教育体系。[1]

但是,在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的过程中,也遇到了 一些问题,尤其是质量信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各 国各显神通。中国教育部陆续出台了有关网络教育学 院、公共服务体系及学习中心的审批及管理、招生及 就业、证书及电子注册、统考、年报年检、评估和教学 规范等政策文件 100 多个,建立了网络教育的信息化 质量监管平台和机制。然而,远程教育工程是一项规 模宏大的系统工程,现有的教育政策在面对远程教育 实践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时常常束手无策,远程教 育政策中对远程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和设置方面内容 的不明确、不配套、不完善,即定位不明确,给远程教 育管理带来困难。[2]

一些问题如远程教育资源的版权保护、远程教育 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远程教育质量认证及远程教育 评价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已不是个别远程教育机构力 所能及,有些问题的解决甚至超出远程教育领域。因 此,站在国家或全球的角度为远程教育发展制定一套 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已成为一些专家的共识。美国远 程 教 育 协 会 (United States Distance Learning Association)早在1991年7月就组织了一个国家远程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重点课题"我国高等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模式及标准研究"(课题编号:CIA12120)

^{*}通讯作者:陈丽

教育政策论坛(National Policy Forum),召集远程教育及 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制定美国远程教育政策。[3]

因此,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所建立的政策体系既要能指明质量方向,又要对质量进行监控,比如质量标准、质量监控体系等。国家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也使得政府、社会和机构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环境,确保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升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

二、概念界定

(一)远程教育质量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质量"一词的含义是比较清晰的。英语"Quality"一词源于拉丁文,指某一给定实体的性质,只描述事实,不作价值判断或好坏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质量的定义中出现了价值判断的成分,质量已经含有评价的意思。《朗文现代英语词典》解释为"grade, degree of excellence", 意思是"优秀的等级或程度"。《汉语大词典》对质量的解释是"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4]

现代远程教育质量是指现代远程教育所具有的,满足个人、群体、社会明显或隐含需求能力的特性的总和。这些特性往往通过受教育者、教育者和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目标、标准、成就水平等形式表现出来。^[5] 从定义来看,远程教育质量标准应该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进而统筹形成。

(二)远程教育质量观

现代远程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现代远程教育质量的根本看法,是现代远程教育价值观的体现,远程教育价值观反映了现代远程教育质量观的最根本的标准。[©]李凤岐从学生和教育的角度定义远程教育质量观:"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各个历史时期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教育的效果。是远程教育目的观、人才观和价值观的反映。"[7]

现有的远程教育质量观从同一性、增值性、多元化、服务性、大众化到市场化等不同方面提出对远程 教育质量的看法。

(二)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和远程教育质量管理

质量保证的概念由英文"Quality Assurance"翻译而来,Grant Harman、V Lynn Meek 定义为:"质量保证是指通过监视过程和结果,以确保实现指定或提高质量的系统化管理和评估过程。"^[8]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解释为"为使物项或服务符合规定的质量要求,并提供足够的置信度所必须进行的一切有计划

的、系统的活动。"^[9] 质量保证体系一词最早出现于 1987 年版 ISO9000 族系列标准,在 1994 版的 ISO9000 族标准风行全世界的同时,质量保证体系这一名词也被广泛使用。^[10]

教育中的质量保证概念是从工业质量领域中"租借"而来。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等术语均来自工业生产中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工业质量管理思想如 ISO9000和 TQM 等至今仍对教育质量保证影响很大,但是与工业质量保证相比,教育领域中的质量保证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1]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QAA)对教育质量保证的定义为:质量保证是为维持并提高教学、学术及科研,以及学生学习的质量和标准的全部体系、资源及信息的总和。田恩舜则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是指特定的组织根据一套质量保证标准体系,按照一定程序,对教育质量进行控制、审核和评估,并向学生和社会相关人士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提供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信息,其基本理念是对学生和社会负责、保持和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水平、促进高等教育整体发展。[12]

在这里,我们认为网络质量保证是网络教育机构 为使人们确信能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在机构内部有 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教学与管理,并确保质量的所有 活动和过程。这种活动的标志或结果就是提供"证 据",以确保用户和消费者对质量的信任。因此,严格 说来,质量保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使用的。质量管理 是在质量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活动,是一种过程性活 动,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协调等。[13]其实,质量 保证和质量管理所指向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采用现 代教育技术手段,适应自主学习方式,基于多级的管 理系统运行、统一的教学质量标准和资源建设的整合 与共享,并提供多功能学习支持服务,对教学过程进 行质量监控的教学管理范式。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 一样的,质量保证主要是对外的,获得外界对该系统 的质量的认可,而质量管理是对内的,主要是为了提 升系统内部的质量和效率。所以,质量保证的工作应 该是由政府或者其他非官方的与政府有关的组织机 构主导(比如英国的 QAA)出发的。那么构建怎样的 体系才能使外界确信网络教育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合 格的呢?这是本研究试图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三、质量保证政策综述

在质量保证政策的文献研究中,我们以"远程教育+政策"和"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为两组关键词,检索"中文期刊"库和"硕博士论文"库,搜索得到

62 篇期刊论文,24 篇硕博士论文; 以"Distance Education + e -Learning"和 "Quality Assurance + Standards"两组关键词搜索 Springer 库,搜索得到 15 篇相关英文论文。

通过对这近百篇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或政 策文章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有两大类 文章。第一类文章主要是对远程教育质量保证要素进 行分类整理,这一类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系统地 阐释了质量保证具体操作时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第二 类文章主要是对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些较为 上位的建议,尤其是体制上的建议。

对远程教育质量保证要素的分类,各个专家有不 同的思路和方法。King、Nugent、Russell 和 Lacy 等人 认为可以从教师、学习者、管理与组织等三个方面来 对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要素进行归类。世界银行在考 察远程教育复杂系统时,根据远程教育所涉及的问 题,将远程教育政策划分为课程部门、机构、国家和国 际等四个层次的政策领域。叶成林和丁新提出了一个 二维的分类方式,其一是组织层次,世界—国家—机 构一部门:其二是远程教育系统内的各要素,即系统 要素,远程教育服务提供者(学校)—远程教育服务接 受者(学生)—远程教育内容(教材等资源)—远程教 育传输服务系统(相关后勤支持部门),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国家远程教育发展政策。[14]李葆萍认为远程教 育政策可以分为环境政策、支持政策、核心政策体系, 环境政策包括远程教育行业发展政策法规等,支撑政 策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支持、财政支持,核心政策 体系指的是质量保证要素及运作机制相关政策(人才 标准、课程管理、组织机构、质量控制和学生及公共服 务)。[15]李怡认为质量保证体系要素可以划分为四类, 分别是思想层面 (教育目标的质量管理)、物质层面 (教育资源的质量管理)、制度层面(培养过程的质量 管理)和绩效层面(教学成果的质量管理)。[16]

第二类文章主要是对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提供 一些较为上位的建议。陈应征提出明确质量观,明确 远程教育在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中的 地位和作用:制定积极的国家财政政策和鼓励社会机 构的优惠政策;建立学分银行,制定同层次、同课程、 同标准条件下的学分互通互换政策;建立市场准入机 制:建立质量的监督、检查、评估机制:建立知识创新 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17]

王正东根据美国远程教育政策法规提出要通过 立法保障远程教育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建立远程教育 标准和指标;建立一些专门机构为远程教育政策法规 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报告书,为教育政策法规制定者 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咨询。[18]

黄文伟提出要明确远程教育的地位,明确方向和 质量观;推进远程教育立法;建立远程教育的审批、评 估与退出的制度;建立适合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建 立政府采购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制度,加大远程高等 教育经费投入:加快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 善远程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加强对学生权益保护。[19]

顾小清和查冲平认为要制定标准,建立第三方机 构,特别提出要建立各种机构,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 要建立学习者代表机构、质量保证与评估机构、学术 认证机构和专业组织机构。[20]

徐旭东认为外部质量保证体系包括政府和社会 两大部分,根据政府对远程教育活动的职能建构了外 部质量保证体系,他认为政府职能包括领导、管理、协 调、控制、监督和评价远程教育的教育活动。领导职能 中,政府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批准院校,指 导远程教育的方向;管理职能中,对远程教育的质量、 结构、规模、布局、投资和效益进行宏观管理,其中也 包括为远程教育提供基本物质技术条件:协调职能 中,协调院校、政府、社会及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关 系,解决远程教育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在控制职能中,建立标准及指标体系,开展质量认 证工作;在监督职能中,长期对院校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和评估。社会监督应以社会和专门的中介机构为依 托,其责任和角色从总体上讲,一是促进与协助的角 色,二是检讨与评核的角色。[21]

王晨认为外部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包括两部 分,质量评估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质量评估机构依 据相应指标和标准对远程教育教学质量进行评估、认 证和监督, 向政府部门提交质量评估报告和建议;政 府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法规,依据评估结果,通过行政 管理手段监管试点高校的教学质量。[22]

通过对近百篇文献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政策 有较为上位的政策,也有具体操作层面的下位政策。 较为常见的质量保证体系国家层面的政策体系建议 包含以下几点:

- 1. 政府需要明确质量观,统一质量观;
- 2. 建立学分银行:
- 3. 建立标准和指标:
- 4. 建立一些专门机构为远程教育政策法规的制 定提供政策建议报告书,为教育政策法规制定者解决 相关问题提供咨询;
 - 5. 建立远程教育的审批、评估与退出制度;

6. 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

在这些政策体系建议中,(1) 明确质量观是最为宏观和上位的建议,只有明确质量观才能对远程教育清晰定位,指明其发展方向;(2)建立学分银行是在终身学习的理念下提出的,学分银行的建立使得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能够进行较好的衔接,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也将在统一的学分框架下得到明确约束;(3)远程教育的标准和指标的建立是质量观的具体化,为远程教育自身的有效运行保证质量,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4)建立一些专门机构;(5)建立远程教育的审批、评估与退出制度;(6)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是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具体质量保证组织实施模式。

四、国外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一)英国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分为内部质量保证和外部质量保证两部分,这是由其制度决定的。英国的大学和学院都实行自治,学校需全面对本校所设专业和授予学位的质量和标准负责。因此,各学校均设有内部质量保证机制,以期在专业规划、审批、监控和审查等各个环节把住质量和标准关;外部的质量保证是为了促进内部更好的质量管理而设置的。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英国的外部质量保证系统。

外部质量保证分为以下两个系统,一个是与政府 有一定联系的非官方组织,另一个是民间的监督和评 估系统。

1. 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非官方组织

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非官方组织有: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HEFC)、国家学位委员会(CNAA)、协助政府实施监督的女王巡视团(Her Majesties Inspectorate)、高等教育质量协会(HEQC)、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in Higher Education,QAA)、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NCCQ)以及英国工业联盟(CSI)等机构。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国家学位委员会是代表政府对高等教育实施水平认证、基金分配和质量监督的机构。前者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每四年一次的认证结果制定高等教育基金分配方案,并与大学签订合同,监督经费的使用效益;后者的职能是对大学以外的高等学校(如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进行质量监督,统一颁发学位文凭和证书。[23]

QAA 于 1997 年成立,它在质量保证方面替代了

前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 会(HEFC),负责对全英高等学校提供统一的综合质 量保证服务。QAA的职责,其一是提供咨询、指导和 支持,以帮助英国的大学、学院及其他机构提供尽可 能最好的学生和高等教育经验:其二是审查机构并发 布报告、公布调查结果;其三是发布指导意见,促进质 量的提高。[24]QAA的组织经费来自于各个高校的会费 以及委托评审的签约组织。其最高领导理事会由 14 人组成。合作伙伴包括高等教育工作人员;学生(包括 现有的和潜在的);雇主;专业、法定和监管的机构 (PSRBs);政府机构和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其他在 英国高等教育代表特殊利益的机构,以及欧洲和国际 高等教育部门。该机构的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 机构进行自评,形成自评报告,将自评报告提交给评 估小组,评估小组在分析完自评报告之后,组织专家 到实地进行考察,最后形成认证报告。



图 1 QAA 工作流程

2. 民间的监督和评估系统

在对高等教育进行质量保证过程中,"民间的监督与评价系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泰晤士报》自 1992 年后每年一度公布英国大学排行榜,至今已历十二届。它是从民间的立场出发,组织有关专家对高等学校进行的评估。由于指标设计合理(含教学、科研、学生录取水平、师生比例、图书及计算机支出、其他设施支出、优秀本科毕业生、毕业生就业等)、数据来源可靠(取自政府的统计报告、大学的年度报告等),具有较高科学性和社会信度,成为英国政府和大众以及国际社会评判英国高等学校质量与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对各大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25]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政府职能的改变,从直接管理到宏观调控。 具有一个统管高等教育质量的全国性组织——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由 QAA 统筹全局,开发新的、统一的质量保证方案);建立一套统一的全国学历、学位标准和规范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包括高等教育资格框架、各学科的学科基准、专业规格编写指南、学术质量和标准的实施规则、学术审查手册等)。

第二, 机构由被动接受评估转变为主动要求认证。在学术审查的基础上,各专业职业团体或其他法定团体按各自的职业要求对各自相关的专业进行专

业鉴定。

第三,强调公开性、透明性。认证机构定期公布对 院校的质量认证结果,这会影响远程教育院校的声誉, 影响社会、机构和学生对其质量的信任度,最终影响其 生源和经济收入,形成依据市场对其质量制约的机制。

(二)澳大利亚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由于政府取消大学 本科阶段收费,大学的人数迅猛增长。据澳大利亚大 学校长委员会的远景预测,到 2020 年至少三分之二 的澳大利亚人将接受过高等教育。由于入学人数剧增 导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面临质量下降的问题。针对这 一现象, 澳大利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对高等教 育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目前,澳大利亚已 经初步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务实具体、效果良好的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1. 澳大利亚远程教育质量支持

澳大利亚远程教育"以双重模式大学为体,以同 等的教学要求和同等的经济支撑为两翼,澳大利亚远 程教育在文凭、学位的授予上没有障碍。"[26]

所谓"双重模式",即传统校园教育与现代远程教 育由同一所大学承担的模式,如澳大利亚的南昆士兰 大学等:而"同等的教学要求"是指传统校园教育与现 代远程教育在教学要求上的同等;"同等的经济支撑 力"则是指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远程教育学生按学时折 算成全日制学生学时,政府同样给予拨款。

2.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OF)

AQF 是澳大利亚为控制教育和培训资格而设立 的国家政策机构,AQF包含教育和培训机构的资格认 证,基于此形成一个全面的国家资格框架。

AOF 提供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标准,它是一个综 合政策体系,包括:(1)针对 AQF 水平和资格类型的 学习结果;(2) 对 AQF 资格认证和发展的申请规格; (3)发布 AQF 资格政策要求;(4)认证关联和学生途 径的政策要求;(5)登记政策要求,授权 AQF 进行组 织机构授权、授权 AQF 发布资格组织、AQF 学历和资 格的途径;(6) 添加或删除 AQF 资格类型的政策要 求:(7)定义专门术语。[27]

AQF 包括关于印发 AQF 学历资格和保护资格的 政策,该政策还包括负责在何种情况下可发行的资格 和要求发行资格的形式。AQF的学历资格是根据具有 相对复杂和深度的作品完成情况和自行展示的毕业 生成果来定义的。

AQF 学历资格水平包含学历水平、资格类型、资 格名称等三部分内容。在 AQF 学历水平中,有 10 个级 别,从最低 AQF1 级到最高 AQF10 级。(1)AQF 学历水 平级别共 14 种,囊括全国各地的所有教育和培训领 域,除了高中教育证,其余均属这 10 个级别,AQF 所 界定的层次是学习成果表现的标准:(2)资格类型可以 理解为证书类型:(3)资格名称由资格类型、层次和研 究领域/学科组成,并提供国家和国际承认的基础。 AQF 的学历水平分级及其资格类型见表 1。

AOF 学历资格水平分类[28] AQF学 资格类型 资格名称 历水平 跨辖区的名称会有所不同,使用时 会附带名称声明:"(证书名称)在澳 高中教育证书 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OF)是一个 高中教育证书" 一级证书 一级证书(研究领域/学科) 1 2 二级证书 二级证书(研究领域/学科) 3 三级证书 三级证书(研究领域/学科) 4 四级证书 四级证书(研究领域/学科) 5 文凭 文凭(研究领域/学科) 6 高级文凭 高级文凭(研究领域/学科) 6 副学士 副学士(研究领域/学科) 7 学士 学士(研究领域/学科) 8 学士荣誉学位 学士(研究领域/学科)(荣誉) 8 职业研究生证书 职业研究生证书(研究领域/学科) 8 职业研究生文凭 职业研究生文凭(研究领域/学科) 8 研究生证书 研究生证书(研究领域/学科) 8 研究生文凭 研究生文凭(研究领域/学科) 9 硕士学位(研究) 硕士(研究领域/学科) 9 硕士学位(授课式) 硕士(研究领域/学科) 硕士(研究领域/学科),可用于例外 9 硕士学位(扩展)

3.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

博士学位

高等博士学位

10

10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采取内部保证和外部 保证相结合的方式,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坚持院 校的多样性,保持学校特色;第二,检查要有公开性、可 信性和高效率,要有利于促进和提高质量,有利于好的 经验的传播;第三,要有内外监督;第四,要减少指令性 和官僚做法,减少开支;第五,外部质量保证是内部质 量保证的补充,不能干涉或替代内部质量保证;第六, 检查不仅仅是评价大学已取得的成就,更要评价它所 确定的目标与取得的成就是否一致、检查的最终目的 是帮助大学达到它确定的目标,促进大学质量的提高; 第七,要和有关部门充分协商(如专业学术团体、澳大

情况,见下文*

博士(研究领域/学科)

博士(研究领域/学科)

利亚副校长委员会、海外教育认可委员会等)。[29]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由大学、联邦政府、澳大利亚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总署、州或地区政府、外部学术团体等六部分组成。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机制中,大学是一切工作的对象,联邦政府根据高等教育基金法三年一度的基金协定为大学提供资助,监控大学绩效信息以增进大学质量,公布大学绩效;³⁰¹州政府、联邦政府、学术团体和行会对大学提出了质量要求;大学向联邦政府提供质量保证计划和研究计划;州和地方政府根据有关规定负责所属大学的资格认定;大学负责用根据有关规定负责所属大学的资格认定;大学负责开展外部质量检查,并提供最终检查报告。澳大利亚大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负责大学的注册和学位颁发。[31]其运行关系简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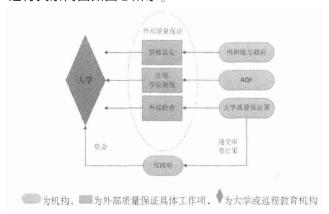


图 2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运行关系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质量保证体系内外结合,质量保证机构和谐统一。政府通过质量保证署与拨款机制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

第二,质量保证体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澳大利亚考虑到联邦体制的特点和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大学的特色,并没有盲目模仿其他国家的模式。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虽然深受英国模式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照搬英国的评价模式,澳大利亚的质量保证体系既由政府倡导组织,又脱离政府单独行使职权,而且强调政府只是提供一个质量保证的框架,现存的州及地方政府在质量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质量保证检查重视对预期目标的达成考核。要求被评大学或专业制订明确的教育目标,拟定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以充分的材料证明已达到了预期的教育结果;提出下一轮改进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32]

五、对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 保证政策体系框架的建议

基于以上对文献的分析和对国外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我们提出了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框架(如图 3 所示),共四层,从上位到下位分别是质量定位、学分体系、质量保证标准和指标以及质量保证组织实施模式。在统一质量定位下,构建联系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学分体系,在统一的学分体系中,建立质量标准和指标等质量保证框架,然后通过统筹构建质量保证机构、应用学分体系和质量标准等多种方式开展质量保证组织实施工作。从宏观上解决国家远程教育发展中现存的问题,明晰远程教育的质量观、基本质量框架和质量标准,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并从微观上使得远程教育办学机构能够在质量管理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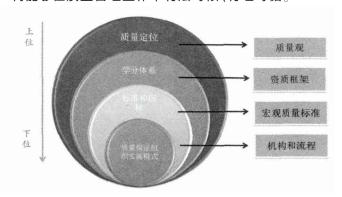


图 3 国家层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框架

第一层是质量定位,政府需要对远程教育进行清 晰定位,指明远程教育的质量方向。[33]现在看来,一般 是三种质量定位模式。(1)同一模式。同一模式的国家 将远程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大学 和远程教育机构的质量管理采取同一个程序和标准。 同一模式是亚洲国家质量保证的主流模式,代表国家 有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斯 里兰卡。论文中提及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是采用同一 模式。(2)分立模式。分立模式的国家针对远程教育与 传统教育的差异,单独制定了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程 序和标准。分立模式的代表国家有中国、印度和韩国。 例如: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高等学校的网络教 育学院是由教育部批准,接受高等教育司的质量监 管,并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的质量评估。(3)探索模 式。探索模式的国家对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方法尚处 于探索阶段。探索模式的代表国家有蒙古。不同的质 量定位模式背后隐含的就是不同的质量观,无论采用 哪种质量观,我们都需要对远程教育有个明确的定 位,统一远程教育的目标和走向。

第二层是学分体系。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继续教 育,都在统一的学分规则体系下,包括基本的学分要 求以及学分所代表的学习当量等,制定学分银行与学 分认证制度。学分制度的建立能够较好地处理远程教 育和传统教育的转换与衔接问题, 以学分为纽带,远 程教育的学习当量能够得到清晰的规则指导,而远程 教育的办学质量也将在统一的学分框架下得到明确 约束。英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采用了学分积累和 转换的机制,英国的一个学分当量是 10 个学时,学分 按照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可以划分为八级,其中 4~8 是高等教育的学分层次,对取得不同的学位会有对应 的学分要求。

第三层是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标准和指标。质量标 准是指远程教育中教育教学各环节应该达到的工作 水平;质量指标是质量标准的量化指标,是检测教育 实践是否达到要求的观测点,更具体,更具操作性。只 有建立远程教育的质量指标体系,才能有效地把远程 教育各个环节,即将各种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按照 质量标准要求去教学、管理、提供技术保障和后勤服 务,并用统一标准进行控制、检查与监督。澳大利亚的 质量保证体系中,"检查不仅仅是评价大学已取得的 成就,更要评价它所确定的目标与取得的成就是否一 致,检查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大学达到它确定的目标, 促进大学质量的提高"。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标准的建 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只有建立标准才能为机构指明 运行方向,机构才能进一步地制定自己的目标。

第四层是质量保证组织实施模式。这一层次是更 为下位和具体的工作,具体包括质量保证机构的建立 与管理、具体实施程序等。建立保证质量的机构,包括 学术咨询机构和认证机构等。这里我们特别强调认证 机构而不是评估机构,在英国"机构也由被动接受评 估转变为主动要求认证"。质量认证机构和评估机构 有所不同,质量认证包含了质量评估这个工作流程, 但是认证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实施机构的标签,机 构得到的认证结果可以帮助机构提升社会声誉和学 生认可度, 认证机构从被动接受评估到主动要求评 估。专家咨询机构为政府提供解决远程教育中出现的 问题的方案,帮助建立健全远程教育法规和机制,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在这一层还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去实 施质量保证的工作,制定出来的标准和指标如何使 用,由哪个机构来操作,如何操作,机构各自有什么不 同的分工,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各个机构职能要 明确,同时也需要相互配合,如澳大利亚的外部质量 保证尽管是从政府出发的,但是需要各个机构相互配 合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 [1] 常青.印度开放与远程教育的领导者——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J]. 远教广角,2008,(10):12~13.
- [2] 赵继红,刘利.远程教育政策:现代远程教育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6):12~15.
- [3] 叶成林,丁新.远程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论体系[J]. 电化教育研究,2003,(2):26~28.
- [4]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普及本[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635.
- [5] 朱立明,刘俊强.对现代远程教育质量观及质量保证的探讨[J].现代远距离教育,2005,(3):15~17.
- [6] 马阳.现代远程教育质量观的思考[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2,(4):29~31.
- [7] 李凤岐.统一性·多样性·特色性:现代远程教育质量观探析[J].远程教育杂志,2004,(6):9~11.
- [8] Grant Harman, V Lynn Meek. Repositioning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DB/OL]. [2013-02- $09].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 2000.\ http://asiapacific-odl.oum.edu.my/C09/F409.pdf.$
- [9]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DB/OL].[2013-02-09]. http://www.cnctst.gov.cn.
- [10] 袁松鹤,齐坤,孙鸿飞.终身教育体系下的远程教育质量观[J].中国电化教育,2012,(4):33~41.
- [11] 白滨.中英网络学历教育质量观与质量保证关键要素的比较研究——专业人员的视角[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5.
- [12] 田恩舜.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23.
- [13] 金晶.远程开放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建构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 [14] 叶成林,丁新.远程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论体系[J]. 电化教育研究,2003,(2):26~28.
- [15] 李葆萍.我国远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体系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3):20~25.
- [16] 李怡.哈曼框架下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要素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08,(3):56~59.
- [17] 陈应征.英美法远程教育理论·政策·机制借鉴和我国远程教育模式的选择[J].天津电大学报,2007,(9):4~7.

(下转第120页)

电化教育研究

- [4] [5] [8] The Open University (2012b) OULDI-JISC Project Evaluation Report; the Impact of New Curriculum Design Tools and Approaches on Institutional Process and Design Cultures [DB/OL]. http://oro.open.ac.uk/34140/.
- [6] Compendium LD-Testing Itout[EB/OL]. (2008-03-04). http://e4innovation.com/?p=153.
- [7] OULDI-JISC Project Final Report [EB/OL]. (2012-07).http://www.jisc.ac.uk/media/documents/programmes/curriculumdesign/OULDI_Final_Report_instit%20story.pdf.
- [9] The Open University (2012)Final Report of the OULDI –JISC Project [DB/OL], ouldi.open.ac.uk/, http://www.jisc.ac.uk/media/documents/programmes/curriculumdesign/OULDI_Final_Report_instit%20story.pdf.
- [10] [德]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63~164.
- [11] 祝智庭.杨志和.云技术给中国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电化教育,2012,(10):1~6.
- [12] 祝智庭.教育信息化的新发展:国际观察与国内动态[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2,(3):3~13.
- [13] 王云武.协同学视野下的数字校园建设[J].中国电化教育,2012,(7):38~48
- [14] 王媛媛,丁毅,孙媛媛,赵志丹.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实现方法研究[J].现代电子技术,2007,(4):71~74.
- [15] [美]霍夫曼.情感、认知与危机[M].唐晓杰,崔允漷,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16] 王国江,王志良,杨国亮,王玉洁,陈锋军.人工情感研究综述[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6,(11);7~11.
- [17] Aaron Sloman. What are Emotion Theories about? [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4.
- [18] Kshirsagar, S., Magnenat-Thalmann, N.. A Multilayer Personality Model [A]. Pre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mart Graphics [C]. ACM Press, 2002, 107~115.
- [19] C. Breazeal. Designing Sociable Robots[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 [20] Ekman, P., et al. The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M]. Palo, Alto, Calif;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71.
- [21] H. Lim, A. Ishii, A. Takanishi. Emotion Expression of A Biped Personal Robot[C]. Proc. Of IROS, 2000, 191~196.

(上接第84页)

- [18] 王正东.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7,(11):82~85.
- [19] 黄文伟.关于远程教育的法规政策及其问题的探讨[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51~55.
- [20] 顾小清,查冲平.从 UNESCO 的指导准则看我国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J]. 开放教育研究,2006,(6):34~37.
- [21] 徐旭东.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J]. 中国电化教育,2006,(8):41~44.
- [22] 王晨.远程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框架探讨[J].远程教育杂志,2008,(1):40~42.
- [23] 张立国.中英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比较[J].教育信息化,2005,(10):56~59.
- [24] [DB/OL]http://www.qaa.ac.uk.
- [25] 刘晖.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质量评估问题[J].外国教育研究,2001,(3);42~46.
- [26] 张康庭.澳大利亚近程教育印象透析[J].开放教育研究,2005,(4):94.
- [27]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 January 2013 [EB/OL].[2013-2-27].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 http://www.aqf.edu.cn.
- [28] Issuance of AQF Qualifications.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B/OL]. [2013 –01 –29]. http://www.aqf.edu.au/AbouttheAQF/AQFQualifications/IssuanceofAQFQualifications/tabid/195/Default.aspx.
- [29] Quality Assurance Authority of New Zealand. Proposals for the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Quality Regime for Tertiary Education[R], Report of the QAANZ, Pre-Establishment Team, 1999.
- [30] Mahsood Shah, Sid Nair, Mark Wilson. Quality Assurance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Historical and Future Development[J]. Asia Pacific Educ. Rev, 2011, (12):475~483.
- [31] Grant Harman, V Lynn Meek. Repositioning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DB/OL].[2013–02–09].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0. http://asiapacific-odl.oum.edu.my/C09/F409.pdf.
- [32] 侯威.英、澳、新三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的比较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3:20~21.
- [33] 赵继红,刘利.远程教育政策:现代远程教育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6):12~15.